

追忆区苏维埃团工作的一段活动

孙国金口述 燮 阳整理

我是1929年冬至1932年春参加七区八乡苏维埃团工作的。前任团工作负责人是孙家强，后因孙的工作变动，区苏维埃政府团工作干部陈志北培养我做团的工作。

这时期的团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开展得十分活跃，尤其与“铲共团”、“清乡队”等反动武装的斗争甚为激烈。1930年春，铲共团长杨天申乔装打扮，头戴狗钻洞帽子，身着便衣，窜到我们村庄，冒充红军，找几个赤卫队员，召集群众在清水塘孙家屋场上开会。开始，满口革命道理，宣传参加红军的好处……接着向群众发问：“你们恨不恨杨天申？”众答：“恨！该杀！”此时，杨立刻反脸，凶神恶煞地在腰间摸出手枪朝天鸣枪胁众，并大声说：“我就是杨天申！”顿时，会场上人群混乱，四处逃散。有的跑掉了，有的被逼到高铁的一个山丘地枪杀了。1931年春，杨天申又带人来到我们村庄，横行乡里，把干活

的农民逼到沙洲上，匪兵们正在搜索群众的箩筐时，被陆水河南岸游击队长李恩享发现，率领团员、赤卫队员冲杀过来，将杨的反动武装击退。1932年，国民党82师为破坏革命，派一奸细朱麻子打入我革命队伍内部，伪装积极持刀杀掉国民党运粮草的官兵，而暗地又阴谋策划杀我地方革命干部中的骨干分子。党团组织知道这一情况后，派了几名骨干将朱就地处决了。

两次反击的奏捷，震撼了敌人，提高了团员、赤卫队员的士气，鼓舞了青年群众抗敌的斗志。可是，铲共团头子杨天申对我们恨之入骨，诬蔑我们是饶钹山的著匪，扬言踏平我龟蛇孙家村，连土都要刨一层，见我龟蛇孙家石头也要砍三刀。1931年秋，杨天申又窜到我们村子，放火烧了48间房子，牵走牛54条，抢走鸡、猪，坛罐倒尽，搜索一空。当时形势虽然险恶，生活困苦，工作艰巨，斗争激烈，但是，我仍领导青年们开展了各种革命活动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一）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，发动青年报名参加青年团。青年们积极报名，个个人喜蹦了。女青年做花草鞋、纳袜底等慰劳品，用抬货架抬着送给红军，支援红军闹革命。

(二) 打土豪、剿顽匪。青年团员在打豪绅、剿顽匪的斗争中，是农民军中的重要力量。对本地的豪绅、恶棍、地头蛇该斗的斗，使他们威风扫地；该清算的清算，废除阎王债，减轻对群众的剥削；有的根据情节进行惩罚。如我们村里的孙光泽，要他出钱，给活动经费。团员在外地战斗归来，要他拿出大米供给我们做饭吃。在剿顽匪维持社会治安中也是一支骨干力量。如1931年春，铲共团长杨天申被我游击队击退后，不甘心失败，时隔不久，打着青天白日旗子窜到新石乡胁迫群众集于高家祠堂开会。我们侦察到情况后，组织了50多个团员，动员了10多个赤卫队员，共70人，举着镰刀、铁锤的红色旗帜，手持梭镖、大刀、土铳及土炸弹、檀木炮等武器，奔向高家祠堂。土炮声响，接连冲击会场，会场人声喧嚷一片混乱，他们惶惶潜逃。

(三) 打“哑巴劣绅”，破除封建迷信。革命的群众运动，动摇了神权。革命群众认为烧香、拜庙堂、敬佛神是不说话的劣绅对穷苦人进行剥削。我们把庙堂、菩萨砸得个稀巴烂。搞封建迷信的道士、和尚不得不逃的逃，躲的躲。团员们同封建迷信活动作斗争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

(四)宣传男女平等，号召妇女放足剪发。青年团在配合妇女协会开展放足剪发的革命活动中，也是积极参与的。主要宣传妇女放足剪发，求得自身解放，提倡男女平权，参加革命的道理。当时，在我们村子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：姐妹们细思量，旧社会男女不平等，女人包脚、梳头束缚几千秋。讲什么，父母在，女子不得自主权。今日里，看得清，男人大脚走路平稳稳，女人小脚行路喊脚痛。求解放、获自由，男女要平权，解裹布，放大脚，穿着新鞋往前奔，男女一样要革命。

此外，还唱歌曲，有蛮多好听的革命歌，大家唱起来热闹得很。现年纪大了，时间又隔几十年，有些歌词记不清，现将记得的片断歌词，口述如下：

工农联合歌

工农联合起来，
为我们解除痛苦，
哎呀哟，
铲除痛苦。
我们团结，

我们暴动，
我们前进。
杀！杀！杀！
杀尽豪绅地主、帝国主义、资本家。
江山定归我工农。

十愿士兵歌

一愿士兵志气强，人无志气铁无钢，堂堂男子汉，替军阀扛枪，倒不如革命上战场。

二愿士兵要革命，军阀长官太不仁，压迫老百姓，欺负我士兵，克扣军饷不敢吭声。

三愿士兵要齐心，工农都是亲兄弟，团结起来，铲除那公敌：豪绅地主资产阶级。

四愿士兵莫伤悲，组织士兵委员会，生活要改善，军饷要追回，杀尽军阀贪官理应当。

注：“十愿士兵歌”中还有五——十“愿”歌词记不起来，不能全文记载。

八斗角“春风茶馆”

尹澄清供稿

1930年，革命风暴席卷鄂南，革命形势发展很快。1931年春，鄂南中心县委组建了河北工作组，派孙家洪等人在八斗角、舒桥、虎山一带开展革命活动。他们发动群众，组织武装，很快建立了一支30余人的赤卫队。为了掌握敌人的动态，更好地进行革命斗争，工作组派龚廷元到八斗角街开设“春风茶馆”，作为秘密联络站。房屋为土木结构楼房，三间两拖，占地面积约90平方米。分上下两层，楼下接待一般茶客，楼上设雅座接待地方绅士、过路商人和穿长衣戴礼帽的“贵客”。由于龚廷元待人热情，态度和气，经营有道，茶馆生意兴隆，七、八张方桌常常座无虚席。

一天，龚廷元与两位茶客对话中，了解到嘉鱼县“清乡队”大队长杨天申带兵从杨家山出发要到八斗角来。于是，立即向孙家洪报告了这一情况。孙家洪组织赤卫队员，在清乡队必经之路上

的饶钹山顶设下埋伏。中午时分，当“清乡队”经过饶钹山时，赤卫队猛烈开火，鸟铳齐鸣、土炮轰响。“清乡队”顽抗了一阵，终因不知赤卫队的虚实，不敢贸然进犯，扔下两具尸体和一支长枪，怆惶逃命了。

茶馆里常有穿长衣戴礼帽的客人光临。每次，龚廷元跟他们打过招呼后，便带到楼上就座，热情接待。有时有人喝了茶没钱给，龚廷元便慷慨地说：“算龚（公）家的。”因此，引起了蒲圻县“铲共团”头子张华山的密探的注意。

后来，张华山又探知“春风茶馆”是地下党的联络点，即于同年2月的一天，派兵捣毁了茶馆，并逮捕了龚廷元，将其押往熊家岭施加酷刑后，张又带领铲共团包围龟蛇孙家，企图捉住从事秘密活动的共产党员孙家洪等人。铲共团进村后，村里人四处躲藏，已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孙家潮，急中生智，对群众大声喊道：“你们都不要跑，我们是来抓孙家洪的。”孙家洪在群众的掩护下迅速隐蔽到后山刺蓬中。当夜赶至蒲圻向鄂南中心县委作了汇报。铲共头子张华山进村扑了个空，恼羞成怒，第二天就将龚廷元杀害了。

是年9月，七区游击大队和赤卫队在红二师的支持下，开赴八斗角地区，一举击溃了反动武装。10月，嘉鱼县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——七区八乡苏维埃政权诞生了。

反“清乡”歌谣

清乡队长杨天申，
当地土劣跟随后，

常窜高铁八斗村，
抢物抓人勒钱金。

房屋被烧火升空，
躲进山林不敢动，

老小哭哇无家奔，
挨饿受冻忍痛声。

一九三一正月中，
数审逼问供情报，

捉人拷打血泪淋，
无辜杀害赤卫军。

赤卫农军反清乡，
手拿大刀和镖铳，

团结起来是力量，
决把匪绅杀个光。

赤卫农军合围攻，
清乡队伍颤颤惊，

击毙敌奸喜人心，
怆怆惶惶逃了命。

七区八乡苏维埃政府开办的枪械所

孙 国 柱

七区八乡苏维埃政权诞生后，革命武装不断壮大，赤卫队发展到200余人，并建立了农民自卫军。为了补充武器，加强赤卫队员和农民自卫军的战斗力，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冬正式创办了枪械所。地址在上龟蛇孙家南湖咀上。厂房一栋五间，外加两间厨房，有7、8个工人，由孙国栋负责。孙国栋是上龟蛇孙家人，铁匠出身，手艺精湛，打制的铁器钢火好且耐用。

开办初，主要打制梭镖和大刀。尔后，在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，请来了技术人员，开始制造火器。工人们不畏艰辛，昼夜加班，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，制造出了性能良好的鸟铳和檀木炮、瓦罐炮等。以后又研制出一种“九子蹦”快炮。优良锋利的武器使赤卫队如虎添翼，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。

枪械所除制造火器外，平时主要从事枪械修配。

1932年“3·25”惨案后，枪械所解散。

1957年，北京军区派人取走了原枪械所制造的两支鸟枪，至今保存在北京军事博物馆。

拿起刀枪投红军

如今世道太不平，
穷苦百姓难活命。
地主豪绅比蛇毒，
几多兄弟遭祸凶。

贫苦大众团结起，
为了生存来暴动。
快快砸烂铁锁链，
拿起刀枪投红军。

赤卫队、农卫军袭击“清乡队”

尹澄清供稿

1931年农历正月14日，嘉鱼县清乡队大队长杨天申带领50余人，携带短枪，化装窜入高家铺。在同群众接触中，杨天申伪装进步，大骂“杨天申是土匪”取得了群众对他的好感。当时，七区八乡负责联络工作的高波成正在附近活动，他见来人大骂杨天申，并想投入革命，便将杨天申一人带到自己家中。杨进门后又大讲革命，并自称是奉上级命令来检查工作的。高波成信以为真，通知有关人员赶赴高家铺开会。会上，杨天申问：“你们痛恨杨天申吗？我就是杨天申。”这时，早已暗中包围会场的清乡队一齐拔出手枪，指向会场。这突然的变故使赤卫队的干部和队员大惊。终因事先毫无准备，突不出敌人的包围圈，有9名革命同志当场被杀害。敌人的罪恶行径，激怒了赤卫队和农卫军队员，决心给敌人予以严惩。

一个月后，赤卫队和农卫军在队长孙家洪

和连长孙国文的率领下，分十二路合围高家铺的清乡队，当场毙敌数人。敌人惊慌失措，拼命向大岩山逃去。在乘胜追击中，又消灭敌人数名。受到袭击、吃了败仗的敌人怎会甘心呢？于是又组织二百余人进行反扑。正在赤卫队、农卫军向南撤退时，七区八乡游击大队赶来增援了。敌人料是红军主力赶到，立即惶惶逃命，龟缩到县城去了。

勇杀匪连长、副官小记

孙国金口述 燮阳整理

抗日战争时期，和平救国军第二师（简称和二师），常从蒲圻车埠出发来到八斗角骚扰。该部下属的匪奸队伍，过不好久，就窜到陆水村欺压民众，动辄打人，连70、80岁的老妈妈也要挨他们的打。先发制人后，再开口要钱、要粮，如不依从，就进行抢劫，闹得地方不得安宁。人民群众深恶痛绝，恨之入骨。我叔父家洪，曾对我村青年们说：日后再有少数匪奸来村时，就动手干掉！我们刻记在心。

1941年5、6月间的一天，我和我的老伴在村庄对面的山坡地里薅草。甲长孙家顺和熊家一爹找到地里对我说：国金，赶快到上龟蛇孙家去，国宝、国育、家海、国进、家奇等几个青年，发现两个陌生人进村来了，想把他们干掉！但不知怎么搞法，若搞不死，村庄会遭灾难，没安宁日子过。我听这话后，手持镰刀，提脚就走。我在前头快步走，老伴跟随我后追喊：“你不要去，

免得惹祸沾身。”我向她回话：“你不要管我。”我到了上龟蛇孙家，马上分派几个青年，堵住几条要路口子，我也堵住一条路口。恰遇一高高个儿，头戴斗笠的人，朝我堵住的路口走来。这个家伙一踏进禾场，凶狠的目光瞪着我，并大声发问：“你是搞么事的？”我答：“我不搞么事，前几天我们村子被人抢了，外来人进村，我们都要盘问清楚。”我接着问他：“是哪个贵部的？有没有证明？如有证明，可送你们出村。”我这样一问，激怒了这个家伙，于是摆起威风来了，手拍胸膛恶狠狠地对我说：“你怎么样？”口里通通骂骂“日妈老子”，“想杀人吗？你要不要命？要不要房子？”又从头上取下斗笠往地下一扔，从衣袋里拿出证明给我看。实际上是黄鼠狼给鸡拜年——不存好心。耍阴谋，施诡计，待我看证明时，心狠手辣对我下毒手，将我置于死地。当时，我还有点警惕性，怕他乘机下我的手，我快速地接过证明后，往地上一抛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这个匪贼抽出短把双刀对我捅来。我机灵地将左脚后退一步，乘他刀势落空之隙，再抢前一步，举起镰刀朝他脑顶心砍去，因用力过猛收回镰刀时，弯口处的刀尖已断在脑顶心里了。此时，匪

贼见势不妙，忍痛跑了数丈远蹲下。我预料他跑不了多远会倒下，故敛足不追了。立刻，转视方向。我身带断尖镰刀，手持一根木棒，寻至国朝家的屋侧处看到另一个歹徒向屋后山坡上逃窜。他听到山上有说话声，怕暴露了，只有往山下退步，歹徒跌倒在地。我见此状，奔上前去举起木棒朝后颈窝打下，立时毙命。我接着又查看蹲在地下的坏蛋的下落。作垂死挣扎的匪贼藏匿在国朝家的灶内被我拖出来。此刻，众青年怒火涌上心头，不约而同地你一锄我一棒向匪贼打去，只听几声怪叫，刹那间，亦结束了这个贼子的性命。

为掩尸灭迹，我亲自清扫了现场，又吩咐几个青年收裹两具尸体。此时，发现二匪贼身上各带有私章一枚，我们才知这俩人的姓名，一个叫许凯，一个叫刘奇。

时隔三日后，和二师队部派了几个人，带了两条枪，到我们村子上来寻人，问群众见到他们连长、副官没有。这时，我们才知许凯是连长，刘奇是副官。结果，寻找的人在众口一词“没见人，不知道”的响声下，只好一无所获地回匪窟了。此后，匪队部再也没派人来问津了。

武工队情况片断

向才清

嘉鱼县沦陷7年，八斗地区同其它地方一样，人民群众过着民无宁日的苦难生活。那时，地方上四方皆敌，有保安队，有日本兵，有国民党游击队，有土匪军“和二师”、“和三师”，社会秩序一片混乱。穷苦百姓遭蹂躏，绑票抢劫、奸淫烧杀的事经常发生，尤其是男子汉难于在家里存身。没有办法，只有找为穷苦人谋求解放的抗日革命武装——新四军。1945年4月，由蒲圻白驹张家的张登瑞带引张登耀及我，到八斗阮家山找张明（即张进，蒲圻白驹张家人），通过接谈，同意吸收我们参加武工队。这支队伍属嘉蒲临支队领导，亦称江南挺进第二支队，政委张明，支队长谭云。任命张登瑞为武工队长，我为副队长，并给我们讲了当时的形势，提出了要用革命武装来对付反革命对我们的破坏，进而交待任务：一是扩充队伍，以现有人员为基础，组建发展，吸收人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和进步青年参加。所需武器，除同志

们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几支枪外，要求武工队在斗争中狠狠打击、消灭敌人，让敌人当运输队，以解决扩充人员所需枪支。二是武工队既是战斗队，也是宣传队，除消灭敌人的武装人员外，还要在群众中做政治宣传工作，用共产党的政策武装群众，组织进步力量维持社会治安。

接受任务后，我们立即行动。此时，饶楚木（李平）也来到我们这个地方，找老同事们商议组建队伍。后来，以张明政委组织的武工队为基础，又扩充了一批人员，吸收了一些积极分子组建发展成三支武工队。我们活动于官洲、陆溪口、阮家山、左家畈、楠竹林和八斗、哮咆岭一带。流动性很大，常常是晚上出动，找群众了解情况，侦察敌情，宣传党的政策，以发动群众，打击敌人。我们在群众中扎下了根，群众积极热情地支持我们，武工队的同志们打击敌人的劲头也更足了。有一次，我们侦知“和二师”一部分匪军窜至八斗角乡间打劫，危害人民，舒家岗哨上的武工队员发现后，立即报告谭支队长，大家一起研究了方案，组织了战斗力量，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。我们用几个武工队员与敌人接触，打打退退，敌人看到我们人少、枪少，紧追不舍，进入我们的伏击地